

癸未日旁有黑子相盪凡四日

二月乙酉朔丙戌吏部再推鄒元標南京吏部尚書上老之葉
向高言元標精勤可任不聽

有男子朱八云慶成府宗室頌寬乞名封祿禮部以越關
奏擾仍錮于邸

丁亥大學士顧秉謙釋奠太學

督師大學士孫承宗言今邊方大計不過曰守曰款曰恢復
皇上勅臣曰寧遠廣寧及河東土宇漸圖恢復乃天下大議
似專守關以內而近且曰國家失河套大寧不失為全盛何
必復遼東然而遼東不復關不可守欲復遼以守關則關以

外不可不兵屯不可不脩築而寧遠覺華之議必不可輕罷
請以守言之凡客兵利速戰主兵利久守今關城聚秦晉川
湖齊梁燕趙之衆盡號客兵止論料糧不繼即其繼也不通
不詳而坐食自困蓋以速戰之備為久守之謀欲進則不足
久守則必變故議兵必在土著然薊勘土兵而守遼以內則
遼兵亦客也故隨遼人之便安插于西衛三所二十七堡間
以兵以屯以遼人守遼土養遼人使關外之備稍足則關
內之防稍減况守在關以內則內備淺薄守在寧遠則山海
已為重關神京遂在千里之外今天下亦嘗計及此乎再以
款言之臣之初抵關義幕旃車雜遝岡阜一登陴而腥羶之

氣撲人日報劫殺議遠撫塲而通官難之得廣寧道議合初
移之中後為百里又再移之寧遠為二百里以兩協將分之
信地即撫即防劫掠希少今議撤關外之防為守關內則仍
入關為撫而八部三十六家仍環聽于關門且寧遠有道寧
前有道鎮曰遼鎮撫曰遼撫而安插遼人于寧前則曰胎禍
亡論十餘萬生靈何地安插而既無寧廣之土地人民何獨
存寧廣之市賞今天下亦嘗計及此乎再以戰言之賊薄寧
遠則以置亡置死之兵合與亡與死之衆心堅敢死氣勵止
生而外無可掠中無可希砲矢既倍兵民既濟鯁以海出其
後山峙其前竒伏間出賊必殲焉即或越一城而前寧城已

緩其後即或合一城而守之各城已扼其吭即或直抵關門
不顧而前有堅城後有勁兵自可立見掃蕩又或妄意及海
則覺華島之駐師與望海臺之泊船相控而長鯨必授首于
波臣又或下關臣之精甲造船恢復則水師合東陸師合北
水陸之間竒竒正正出沒無端故搃寇門庭之中與拒寇門
庭之外其勢既辨而促敵于二百里之外與敵促我于二百
里之中其勢又辨今天下亦嘗計及此乎有心在天下而邊
塞之情形未悉問憑道路之口以為憂疑亦有心不在天下
而邊塞之安危不顧祇念身家之計以為檄倖伏望皇上立
斷無搖衆議庸臣之肝膽有藉而土宇可復上嘉答之

戊子亦轄等族番人竹木等入貢方物

孫承宗言臣議令款防爲一督以兩撫臣分任薊遼緣皇上不允臣去特借此以各分其任待臣去之日仍推總督蓋真見邊事不宜紛紛非謂總督妨臣抑亦臣妨總督私念臣與總督不必兩設非謂臣可久留而額員可裁也自今糧料不繼而料且絕矣去年採青錢二百萬遂可省金十二萬有奇而今部價不發皇上所發帑金爲軍需者戶部借三十餘萬而關城如洗近合馬步戰輜爲車營者十而器具不備臣所請寧遠邊城歲可得十七八萬而未敢言若馬價不定撫賞不定何以應卒至于臣當邊務稍暇十餘日以觀天顏邊事

重大一皆面奏仍與朝臣一一講明其事臣仍任之豈其弛擔臣之初抵關也有給發無議論既而兼之今且有議論無給發關撫明而有幹略可謂有才其議守與臣同而所以議守似與臣異臣自撫臣來凡更調將吏如滿桂之守寧遠陳九德之守北山馬爌之守中右孫懷中之守高臺陳一元安邦之招遼兵皆議于鎮道決于撫臣其未從撫臣者獨撫臣教言臣不可出關恐兵馬少無以威敵蓋老成之見臣念關外未安實跋跋于其言而竟未能從撫臣乞皇上下廷議凡主客之兵可否久成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棄置屯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察今日之數果否坐待自

可消滅臣不敢望為百年計祇及五年間究竟何如勿徒取快目前令當事之臣任其極重不返之勢也上報曰兵餉戰守卿前後條奏聽便宜行不必廷議巡撫官意見不同恐不便行事該部議奏

刑科給事中解學龍言建州去冬之來非真來今春不來非真不來也今鈇衣曾有的數百收買馬羸硝磺盛甲曾驗否三農告匱束手莫支乃三帥各萬二千金為治第之資令人駭愕營房每間價六金鎮將侵剋費不五六錢馬料芻豢十扣其半至于撫賞藉此以紓邊鄙之傲非恃此以撤吾戰守之防今果何如哉上責其漫

朶顏三衛都指揮懶充等補貢馬

叙河南平妖功前巡撫今宣大總督馮嘉會為兵部右侍郎
廢監賜金三十幣二巡按御史丘兆麟梁之棟各賜金二十
餘紀錄

庚寅廣東左布政吳中偉為光祿寺卿

辛卯太僕寺卿饒伸為刑部左侍郎南京戶部右侍郎白所
知改工部左侍郎協理殿工大理寺卿柳位為工部右侍郎
右僉都御史楊漣為左副都御史

廣西道御史王一中為太僕少卿

故河南道御史湯北京贈太僕寺少卿宜興人萬曆壬辰進

士知豐城有巨盜范氏窟都村流劫表臨吉嶺之間結左右
伺官吏食息北京密擒之績最授御史署河南道給事中趙
興邦恃太宰趙煥婪恣連章劾之辛亥京察力斥湯賓尹及
其黨鄒之麟韓敬初賓尹有盛名群小附之察時列其罪當
事錯愕一日朝會賓尹問人曰孰為湯伯宏人指之賓尹悚
然

南京工部尚書張輔之致仕

巡按直隸御史潘雲翼劾後先按遼諸臣言楊一桂按遼而
撫順之變起陳于廷按遼而四路之師敗方震孺按遼而廣
寧之城棄然各有心跡非所能挽回上是之

壬辰兵科都給事中趙時用為太常少卿御史王尊德李時
營為太僕少卿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張經世致仕

癸巳禮部尚書林堯俞工部左侍郎陳長祚同欽天監正周
子愚擇葬懷冲太子

戶科給事中周之綱言恤民當除三蠹曰奸書飛灑民糧曰
有司火耗太重曰戶丁逃亡量行補豁用人當協人情而鄒
元標推南銓不下余懋衡曹于汴皆陪推黜用避嫌而去諸
臣續到格不得考選人情缺望上下所司

乙未給事中陳爾翼為廣東右叅議郭興治為河南右叅議

四川道御史姚祚端為四川副使河南道御史張捷為陝西副使雲南道御史楊維垣為山西副使福建道御史周汝礪為陝西僉事吏部考功郎中倫肇修為河南 參議 順天巡撫岳和聲免

我政兵部左侍郎朱光祚奏核練餉節費先是元年發練餉三萬二年發帑三十萬逾歲費殆二十萬債帥奸徒出入莫問光祚核銀十四萬六千二百六十餘勒石貯庫

丙申始御經筵

御史張潑為太僕少卿彭鯤化為大理右寺丞山西左布政韓策為太僕卿

工科都給事中周士樸等疏救楊萋被謫大孝士葉向高等亦以為言不報

夜月犯軒轅右星

丁酉左光斗為左僉都御史南京通政使林季魯為南京戶部右侍郎添註太常少卿葉茂才為南京工部右侍郎兵科給事中李精白為都給事中

沈傲峽為南京工部尚書

薊州永平山海地屢震壞城郭廬舍三筭

戊戌御史李應昇言山東流民復業被驅請速弔消弭之法時鄆縣知縣田吉以平妖後驅逐

史料都給事中程註為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山西參議劉復初為光祿少卿廣西參議曹季任為廣西副使南京刑部尚書李養正致仕

己亥御史汪泗論為太僕少卿高推為大理左寺丞

翰林編脩陳子壯方逢年劉必達陳具慶倪元璐充起居注

錦衣衛都督僉事許濬祥進都督同知

總督楊述中奏貴州巡撫王三善敗陷鯨請餉下兵部議

巡鹽河東御史劉徽陞辭疏及給事中周士模上諭內閣并

謹徽葉向高揭救不報

前甘肅總兵薛永壽侵餉以巡撫李若星論逮之

庚子夜月食

太常寺卿桂有根致仕進工部右侍郎

辛丑應天府尹畢懋良為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

鄧漢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改撫治鄖陽蔡復一為兵部

右侍郎鯨方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右通政王佐為太僕寺卿轄西路南京太僕卿岳元聲為南

京兵部右侍郎

山東道御史黃尊素請復午朝面奏上以嚴旨尚不遵行何

又午朝面奏也

壬寅東廠太監魏忠賢奏減香品從之

國子祭酒蔡毅中進字季要覽命梓之

癸卯工部左侍郎陳長祚為尚書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胡應台為南京刑部尚書南京太僕卿林材為南京通政使起喻安性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乙巳大理右少卿武之望為太常寺卿太常少卿孫鼎相為太僕寺卿

丙午起吳仁度兵部左侍郎太僕寺卿柳佐為工部左侍郎太僕少卿李成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順天府丞畢懋康為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四川右布政李仙品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偏沅光祿寺吳亮

為大理右寺丞禮部郎中周爾發為尚寶少卿

巡按貴州御史侯恂言拯黔事宜曰簡重臣撫臣悞墮羅網督臣當戴罪料理今徵集士馬再規大舉若令督臣獨有此事恐不能收戡定之略也曰設沅撫黔中兵餉一一仰給于楚非有人專督勢難源源入黔曰擇大帥魯欽馬炯既為敗軍之將旂鼓無主則大帥不可不擇曰扼要地新添平越偏橋宜住一道臣各自募三千人彈壓路苗曰速協援勅滇撫發兵下盤江以綴賊之背勅蜀督發兵進畢節以衝賊之胸并勅粵撫簡銳進普安或進都勻為黔犄角至營兵尚四五萬人作何整飭貴陽商賈統集流移作何鎮定省會倉米不

過四千餘石新添而下尚有儲積然轉輸甚難惟有兵運作
何處置附叛土司沙學溫如璋輩昨皆投降今作何駕馭苗
仲龍蔡半載以米多方撫勦今作何羈縻是在當事圖之矣
上大是之

左通政鄒德泳疏論鄭養性逆孽漏罪不報

兵部左侍郎高第致仕

川湖總督朱燮元奏分轄蘭地時奢崇明遁獲妻安氏蘭州
廓清燮元請以赤水河爲界河東龍場屬黔河西赤水永寧
屬蜀永寧設道府與遵義建武聲勢聯絡若黔省非便則蜀
自郡縣黔仍衛所下部議

丁未以風霾馳飭邊臣

大理少卿張廷登爲太僕寺卿添註尚寶司丞王時熙爲太
僕少卿

吏部尚書趙南星言變通銓法四司官額十五人今僅八人
昔時司官皆堂上自選無咨訪之說且每省直恒二三人每
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徧歷四司再請告文選考功
郎事任尤重偶乏人則他部調補陸先祖鄭汝璧輩是也近
者近署皆薦人自代議者遂有頂首之謗于是偶有員缺發
單咨訪于其鄉之京堂科道而又以吏科河南道非其鄉者
以示大公爲諸臣絕謗也然而舊人日多循資起用遠者難

到不得已就近推補限期速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調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至而後以一人避之昔年呂坤黃克念皆寧陵人而同時司汝霖傳作雨皆江陵人此臣所親見也行此之道則旬月之間四司俱滿而銓政可舉矣上從之

戊申大理寺丞倪思輝為右少卿

督師大孝士孫承宗言臣以天啟二年至關門獨趙率教以二千餘人拮据前屯及馬世龍來分立五部三十營雅有條次其後尤世祿王世欽相繼邊人頓有生色今謂世龍納賄貪淫臣百口必其無臣亦有心豈其朦瞶而不擇致用匪人

以悞天下臣願用袁崇煥劉詒之殫力瘁心以急公不願用腰纏十萬之遠臣閉門誦經之孱膽臣願用博大強毅之馬世龍少年英銳之尤世祿王世欽不願用熟懶通脫之奸猾臣嘗概論諸臣如王在晉閻鳴泰志尚欲有為而皆或未及展且推而即來未嘗求脫此皆君子之徒即熊廷弼矯矯有略王化貞勤勤在裒倘御得其道皆更有為蓋泛駕之馬在御跣馳之不必操乃若才鄙而怯識門而狡工于投時巧于避患曾不知天丁有忠義之肝膽當其欲投善地悞入危疆歷任既久不展一籌而徒假手以撓天下之是非此廷弼輩所唾而在晉等所羞然幸且去矣乞皇上俛聽臣言立為分

剗母以臣庸貽累上是之

薊遼總督王象乾報屬部縛獻求款并酌撫賞前十二月象
乾以朗素求撫象乾令撫官王收民調部長十人至密雲諸
部以備邊勞苦領賞不及揅漢不平象乾責以賊殺王楹又
致其人抵法方賞貢使歸報朗素于是偵為未款打未明暗
多奈名台吉部夷伯彥兒太朗素令之縛獻至是三十六家
共五百人叩喜峰輸貢象乾令崇將朱梅議賞欲歲再賞視
揅漢梅不許而朗素領有運砲亦勞苦酌給九百五十金每
春防止慮方給其幣俟次年加一至四雙而止所殺將九九
殺兵八人各罰三九共馬牛年二百九十七

上命叙錄各官

南京貢鱗鱖限十三艘毋擾驛

己酉進錦衣衛田爾耕少保魚太子太保魏良才等各陞級
以緝捕功

刑科給事中解學龍劾督臣楊述中坐視王三善敗沒宜下
巡按御史勘奏從之

庚戌尚寶司丞黃正賓為少卿右通政胡汝政為南京太常
寺卿

辛亥太常寺少卿薛鳳翔李若珪為大理寺左右少卿

薊遼總督王象乾言款北之利敵誘西胡必為敵用我撫之

必為我用即諸部不盡為我用亦可以虛着示聲援款之說
我與彼爭而用之者也上是之

談遷曰趙充國招开罕以制先零范仲淹撫熟羗以孤元
昊制敵之隙在離其交西胡雖狡不即為我用然毆而入
于彼則無策矣王象乾僅知市賞且白首伏鉞志與時違
噫安得充國仲淹其人與之語鞭箠之事哉

壬子日淡黃無光

夜有星自即位流至濁大如盞光赤

朝鮮昭敬王妃金氏遣議政府左議政李慶全等貢方物
禮科左給事中魏大中請雲貴主考就撫按徵聘時兵興道

梗部覆雲南仍遣京官貴州如議

癸丑大理寺丞吳之皞為左少卿

黑日盪磨于日旁

孫承宗言臣見捕獲奸細紛然見告而左袒經略者捕皆巡
撫之人左袒巡撫者捕皆經略之人甚至啞暗孤兒立殺受
賞乞勅所司調劑寬嚴毋以遼民之在苦而踈于防毋以遼
民之可疑而苛于誅上是之

甲寅辰刻京師地震宮殿動搖有聲銅缸之水涌波震盪樂
亭舊鋪庄地裂多穴涌水尺餘色黑

上不豫

江西道御史劉璞言遼事自文臣辦事外杜松之剛愎焉而
歿王宣之慨慷焉而歿趙夢麟之遲暮焉而歿劉綎之竭力
焉而歿麻承恩之善避焉而歿尤世功之力敵焉而歿朱萬
良之出戰焉而歿諸臣辦事不同俱無媿于疆場也至于祖
天壽之逃也仍守覺華島魯之甲左輔之逃也仍守寧前已
立功自贖可勿論如許定國以游擊逃有何功而今授叅將
任登州中軍也王興業以叅將守遼陽值敵逃歸而遷陝西
江朝棟以叅將逃復借征妖希副將其他屢逃屢用莫可指
數不分別懲處何以儆將來乎上然之
安南都統使黎維祺侵莫敬寬分兵三枝一攻高平一攻歸

順一上廣南攻歸順者殺二酋敬寬長子自刎妻妾及少子
三人俱被擒敬寬與次子逃入山中復回高平

三月乙卯朔右通政郭尚賓為太僕寺卿大理寺丞韋藩為右
少卿並添注

初廷議裁薊遼總督以山西道御史王祚昌言仍之
丙辰宣大總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吳用先改總督
薊遼廣西巡撫何士晉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兩廣

京師地震

兵科左給事中章九儒論總督楊述中禍黜不足又禍天下

貴陽之守食人幾盡而不可下鴨池之潰成師十萬而撫臣不歸非兵少也今復調浙廣之兵動經數省萬一乘釁起者則吳粵皆重慶而樊龍輩將接踵可不寒心命部議丁巳上疾良已

陝西巡撫孫居相為兵部右侍郎尚寶司丞濮中玉為少卿禮部主事曠鳴鸞為尚寶司丞並添注

總督薊遼兵部尚書王象乾去冬聞計至是代去進少師兼太子太師

廣西道御史宋師襄言終日籌邊務兵飭吏治矣弭盜賊矣而終不能行也何則臺臣條上即云盡職而奏之行否置勿

問部臣題覆即可了事而議之行否置勿問閣臣票擬即為絲綸而事之行否亦置勿問皇上勵精圖治日覽章奏日下嚴旨而其事能行其事未行誰還報皇上也故毅然更始憤然力行臣敢望之皇上併以責之臣工報可登萊巡撫袁可立罷
戊午大理右少卿傅振高為太常少卿添注

夜京師地再震

庚申南京吏科都給事中姜習孔為南京大理右寺丞
夜地再震者三

辛酉南京戶科給事中歐陽調律為南京通政右叅議
行人盧時泰知縣李恒茂為禮科給事中

朶顏衛都督花歹遣可脫赤貢馬

戶部尚書李宗延請發帑八十萬救黔上命部先措十萬借
問價十萬餘俟外解毋請帑塞責

浙江道御史袁化中言拜災實政請召鄒元標王紀毛士龍
熊德陽侯震暘江秉謙賈繼春文震孟鄭鄴徐大相等上許
之

御史黃尊素言時事十失封疆多故動輒寢轅庸閩懦將所
在而是一也敵來鼠伏敵去燕怡悞國喪師者蒙曆血守歿

城者薄酬二也會推故事捷如飛電昨日所進又云資俸已
深今日所推忽而復圖改轉三也邪正雜揉忠諫並進直言
敢諫之氣挫于揣摩臆度之手四也遠人窮困乘歸奸宄風
影据控致効順之夫動愁坑穿反側之子從中煽惑五也戶
兵要務不于實事專精覆疏行否不問六也市井好語兵革
山人巧占風候令孤忠束手事機漸移七也門巷街衢苞苴
充道吮血版膏希營窟穴八也大臣依違毀譽之念轉為模
稜情面之心旁觀卻顧致悞軍國九也議論龐雜當局莫措
十也若夫百姓怨怒司農仰屋京邊尚少二百餘萬倘內庫
錢糧改折金花舊額暫濟便可救急而必云內庫仍解天下

誰之天下而留此朽蠹為也至阿保重于趙姚禁旅近于唐末蕭牆隱禍恻于冠賊異日有欲言不敢欲聞不得者上怒奪俸三月

壬戌太僕少卿魏詵為應天府尹

癸亥山東右布政程啓南為南京太常寺卿南京福建道御史譚鏞為南京先祿少卿吏部驗封郎中張守道為大理右寺丞

甲子馮嘉會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宣大宋槃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董元儒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太常少卿王命璿為寺卿

乙丑左通政涂喬遷為南京太僕寺卿

日講官太子賓客禮部右侍郎趙秉忠還里改葬賜金幣

丙寅職方郎中鄒維璉改稽勲司時驗封主事吳羽文亦江西也求去吏部尚書趙南星言羽文求去曰江西不宜兩人維璉亦求去有從史維璉者曰是不諫咨訪夫同鄉不嫌兩人臣前已言之而又求去意臣老不足與有為抑別有所畏耶其應否候裁上令毋避

丁卯戶科給事中周之綱請裁黔督處分鎮道優卹以事諸臣秦民屏等

天津巡撫畢自嚴言天津海防營水陸見兵二千五百人歲

餉四萬五千金前撫汪應蛟因海濱三儼屯田八千畝人耕
四畝歲穀八石共值四千八百金操練盡廢舟楫器械皆不
存今兵部欲以葛沽兵移歸屯田春作力田仍令津撫魚統
遇倣聽調一柄兩持屯操俱廢不若水兵隸臣增足二千陸
兵千人分隸屯臣兵部尚書趙彥執如故

戊辰阮大鍼為吏科都給事中

通政左叅議李茂英為右通政刑部郎中張肇枋為通政右
叅議

己巳戶科都給事中朱欽相為太僕少卿尚寶司丞金士衡
為少卿河南按察使潘文為太僕少卿並添注

翰林編脩方逢年纂脩寶錄

庚午大理右少卿謝應祥為太常寺卿

辛未太僕寺卿程紹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太常寺卿武
之望為右副都御史巡撫登萊戶科給事中郭鞏為大理左
寺丞

進士普寧徐天鳳奏父朝綱以乙榜任貴州安順府推官殉
安首之難部覆詔贈朝綱光祿寺卿予祭塋立祠賡錦衣正
千戶

壬申尚寶少卿姜志禮為尚寶司卿

戶科給事中孫紹統疏刺元輔葉向高奪俸六月

癸酉上視朝

甲戌四川左布政林宰為太僕少卿

工部尚書陳長祚覆御史姚應嘉脩濬漕渠請卹加河始事尚書劉東星侍郎李化龍郎中梅宇相等上從之

乙亥瑞安公主庶子萬長祚廢錦衣衛都指揮使

尚寶司丞陳以聞為少卿

王維周薛國觀補戶科給事中

御史張鑪請逮督臣楊述中并罪鎖道諸臣不問

左都御史孫瑋言御史奉使回道者察舊制也今多稱疾不繇本院請自今考察回道俱定于御前復命違限二月以上

昭會典彙慶各御史果疾在地方巡撫代題如到京臣院代題不得自奏從之

御史熊則禎言時事因糾吏部郎中張國紳賍汚不報再糾之仍不報

巡按直隸御史彭胤化請卹故戶部尚書李三才不許益三才起官未任

丙子何如寵公萬為禮部左侍郎寶錄副總裁張廣為少詹事劉鴻訓繆昌期為左諭德撰詔勅

進田爾耕少傅兼太子太傅

陝西巡按御史劉廷宣請祀宋儒張載父迪于啓聖公祠下

兩司

戶科都給事中尹同舉言銓途大弊已清卑劣弊端猶盛選者不論先後陞者不論淺深顛倒不測惟意所為即州邑佐貳兵馬之缺至數百金千金以上他可知已請序考納先後資俸淺深類刻一版人給一冊視缺出方補推之內外官亦皆倣此下部議之

丁丑魏忠賢廢錦衣百戶資金幣時緝偽札史料右給事中彭汝楠言其濫不聽

總兵蕭如薰鎮保定黃錢鎮貴州提督平清守衛王雲鵬總兵鎮湖廣

戊寅福建道御史李應昇言內操皇祖曾一舉行不兩年而罷今聖躬初愈神氣易驚奈何遽忘靜揖金鼓之聲如昨不聽

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蔡澂一上六議曰審寇情獮兇繼主虐之不忍千年未嘗易姓向者首惡未禽版章先定目把皆有不全之心鄰司亦懷狐兔之感遂激糶鬼而致死于我所謂自樹敵也今止以必得罪人安邦彥為主奢社輝安位被脅歸順准宥諸目把投降者管事如故能禽邦彥者代其土同知之職雖同逆能相擒斬首盡宥前罪而賞其功凡土目安安氏先人即宜共獻首惡方可全安氏之祀曰清官道臣

度逆賊未攻省城必突出偏鎮清興之間煽誘仲黑二苗掠我餽運梗則戒師饑道絕則人心震故今通道護運最爲急務獨山土知州蒙詔頗稱忠順凱里司土兵亦自可用今宜獎犒蒙詔即委以清平平越路苗之事如苗仲弭耳道路亡驚叙功優異凱里土官亦如之至隣土司相機操縱俾就衝勒彼以垂亡之司而失同惡之助自亡能爲矣曰嚴法紀土司之叛腹土司者激之路苗之便毒路苗者擾之事難追論宜反其所失至于用兵貴嚴紀律採拾浮糧已傷降民之心即旋師之日輜重婦女纍纍載路何以不覆欲闢苗土先拊苗人凡領兵剽掠者副將以下治以軍法仍行參奏曰明

協援之信地自黔發難奉旨協援未有其實則信地不明之過也奢安既合則蜀黔決不可分要在宿重兵遵義以拊賊之背而扼其吭台圖黔總兵李維新統精兵四萬住遵義便以沙溪等處爲信地聽臣調度策應而雲南兵直住畢節廣西兵直住普安衝其胸脇新偏沅撫臣李仙品素得遵義民心宜就披開府治兵由間道度偏橋暫住與遵義相應而上下諸衛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蓋遵義去水巢近而貴陽反遠異日滅賊終必繇之曰重魚制之事權貴州皮骨半存喘息未屬之國也全賴蜀楚爲用三楚之物力辰沅之轉運皆所以固黔而遵義寄兵則所藉以圖賊也用楚者其勢濶而節

長用蜀者其勢險而節短若兩臂不運先為朽人何以搏賊
諸將川東湖南北魚制諸路暫假臣以軍法治之有謂必赴
有呼必應一切舉刺俱同本屬庶足示鼓舞候事平仍舊曰
正失事之法班師失利鎮道與撫臣偕出而不偕入此從來
用兵所未聞也中軍標營官宜正法以徇監軍道總兵俱令
總督分別處分才力可用者戴罪任事領兵官殺賊自贖安
知彥能斷指救血效獸窮之攫而我行間失一巡撫恬為固
然何可令叛黨見也上大是之復一又請湖廣右叅政劉宇
烈為監軍勦陽潯擊特吉嗣改貴州行都司僉書尚廷棟進
游擊夷陵知州劉炳文荊州經歷尤印監造軍器九江道副

使陸夢龍宜陞貴州叅政前湖廣叅政王世德可起貴州叅
政臨洮知府冀懋中可改貴州副使令募延綏驍騎五百尚
有可大用者山東右布政熊文燦前四川僉事越其杰皆貴
州人倘川湖隣省有缺移而用之必有殊績上許之

已卯諭兵部京城緝盜

左通政鄒德泳為太常寺卿攝少卿事

慧濟等族番入貢

吏科都給事中阮大鍼疏重懲貪凡撫按論劾各官贓私見
任追之本任未任追之原籍載入考成轉解戶部如頑梗不
解解不如法并地方官叅處從之

庚辰鳳陽巡撫呂兆熊奏獲徐鴻儒遺黨金科馬嘉等俱偽造符讖誣悞江淮間命誅之餘仍緝捕

辛巳南京戶科給事中歐陽調律請建文君編年廟祀言臣備員南垣敬趨陵廟及望東陵奕若有失夫懿文太子廟貌宛然歲九祭而建文生為帝王歿無謚號既不得入祔太廟又不得別享一祠封墓莫識魂鬼安依二祖列宗必有不安至編年一事成祖詔中原無降削位號之說前此祇屬承訛今即列建文年號于永樂之前亦何嫌忌而強附之洪武後統系不明乞勅廷議毅然舉行成一代之美不許
癸未太僕少卿陳伯友為太常寺卿攝少卿事大理右寺丞

易應昌為右少卿

大學士葉向高等言今歲夏至祭地營繕司官及巡視工程御史向臣等言皇上親行其壇當預脩築神幕器服距期月餘日夕併工亦未能及求來歲舉行臣等謂方澤大祭豈得稽遲職掌謂何但祭期迫近不得不據實以請如祭典有舉毋廢略加脩飾仍令舉行倘以躬祭母率暫遣官恭代上命來歲親享

戶科給事中孫紹統言驛募僉派之累命部嚴禁其擾

東江都司張盤議守金州必柵南關嶺禦敵方肇工敵兵驟至被獲以之

四月甲申朔上親享太廟

乙酉吏部尚書越南星催補史記事李炳恭丁元薦賀煥并
河州知府沈應奎並清劾從之記事炳恭補行人左右司副
煥元薦戶刑部簡較
刑科給事中顧其仁言蜀土重困乞擇守令毋以貲即署篆
從之

丙戌總督雲貴楊述中免總兵魯欽裨將尹伸等並戴罪止
調南京浙廣兵以御之王政新劾述中貪庸悞國也

榆林衛賀氏生豕一首二身尾八足

戊子南京巡營給事中姜習孔言冗員當裁選鋒當增比練

當周馬匹當咸營官乘輜當草名色把總當疏通從之

己丑大理右寺丞吳亮為右少卿山東按察使孟習孔為太

僕右少卿並添注

南京侍讀學士錢龍錫右庶子丁紹載為小詹事兼侍讀學
士脩撰錢士升為左中允兼編脩俱纂脩實錄

禮部右侍郎董其昌以奉旨前採萬曆留中之疏分三百帙
又做史贊例各附筆斷共四十卷且薦南京太常寺卿李維
禎史才上是之

談遷曰雲間杜並良史才適纂脩之期不專督其成亦
宰相之過也

石砭宣撫司總兵秦良玉秦弟秦民屏戰火鉞蘿菁從子佐
明翼突圍走因追敘援遼之役胞兄邦翰邦屏戰歿渾河先
後部兵沒萬三千餘人臣義應雪耻俟練兵五萬上褒答之
贈民屏都督僉事子蔭威遠衛百戶秦瑞明授本衛指揮僉
事

庚寅兵部覆貴州巡撫蔡復一以偏沅巡撫通黔楚之脉遏
路苗之梗勅往近鎮來往平清間飭戎催餉若開府遵義便
于治兵選于催餉宜如勅行延綏距貴州七千餘里南北風
氣異宜宜聽冀懋中酌募不必取盈五百之數餘如撫臣議
從之

蔡復一為總督雲貴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

四川總督朱燮元以擒奪崇明秦捷及續報禽者崇輝非崇
明也自劾其悞不問

壬辰何如寵為禮部侍郎

總督朱燮元言前遣參將林兆鼎以萬人徑至大方見黔撫
命為前鋒通路畢節復于永寧命總兵李維新僉事胡平表
以兵二萬仍督北鼎由畢節夾攻下意狡寇偽款伏阻歸路
官兵苦戰乏餉路梗蜀兵無可為計已檄維新等相機撤回
矣

癸巳禮部尚書翁正春乞休因上三禮八箴上慰留之

主客主事畢自肅言貢使宜擇貢約宜明貢道宜清貢伴宜
選貢限宜定貢賞宜預貢衛宜周從之

丙申光祿少卿楊廷筠為順天府丞

南京左府僉書寧承勛提督浦口池河二營

丁酉陝西道御史張論廣東道御史劉廷宣為大理左右寺

丞俞誨為陝西右布政

廷誡歲貢生

命偏元巡撫李仙品駐偏橋

庚子南京大理寺卿張五典許終養

辛丑魏大中為吏科都給事中

補考選范紹序刑科給事中李魯生兵科給事中

壬命新為南京大理右寺丞

癸卯太僕寺卿王之寀以前訊張差事疏駁曾道唯岳駿聲

上不問

談遷曰張差夙案王之寀案嗚呼何為專長挾私勢不激瀆
不止也

甲辰司禮太監王體乾魏忠賢各乞祠額禮科給事中霍守
典言此卹典也在身後不在身前在二臣為非禮之請在皇
上為非禮之予不聽

乙巳遣魏忠賢往京南巨馬橋祀龍王祠

禮部郎中張光房為光祿少卿

談世德為

將軍都督

總兵鎮寧夏

陽曲掄次地震

貴州巡按御史侯恂言水西之局不過剿撫兩端臣為要其指歸曰法當勤勢當撫道當以剿為撫而已撫臣之失不在初入大方在易敵而不之備從來用兵寧有懸軍深入而不顧後勅頓兵久住而不憂中變者督臣雖有會題衝進之檄而策應已晚救援不及所謂居中調度者安在撫臣氣銳而踈進輒當先退輒殿後故勝則解貴陽之圍不勝則身受其創實臣自募苗兵之後寸籌未展坐視喪師豈得妄罪撫臣

我為今日計兵將不可不簡也軍器不可不儲也招苗仲諭土司以解狐兔之悲購渠魁寬脅從以離豺狼之羣而又滇師下盤江粵兵移泗城蜀軍住遵義以合犄角之勢一舉萬全賊乃成禽待安邦彥授首安位母子悔罪投效然後許以削地自贖俾約束部落納糧馬如舊上是之

刑科給事中傅概言憲臣左光斗科臣魏大中色取行違臣久知其非德類也如內閣中書舍人汪文言本歛縣庫胥竊歲擬戍逃京師父事王安改名營納光斗不能追論而且引為腹心大中助其資斧招搖都市攬泊升遷借權璫為名群奸竇收其利借銓衡為市而端人反受其名不惟使疊案之